

曼殊雜文目次

燕子龕隨筆	一〇
拜輪詩選自序	一〇
文學因緣序	一〇
雙秤記序	一〇
畫跋	一〇
遺天笑百助女史小影片	一〇
談劇	一〇

燕子龕隨筆

朱舜水墓，在日本茨城縣久慈郡瑞龍山。舜水沒數年，有張裴者，慕舜水高義，追蹤而至，爲文以祭之。裴字非文，著有莽蒼園文稿，水潘梓以行世。後太炎居士重爲排比，始得流轉中土。今日人已將舜水全集刊行，所謂飲水思源者也。余憶舜水五古一首云：「九州如瓦解，忠信苟偷生。受詔蒙塵際，晦迹到東瀛。回天謀未就，長星夜夜明。單身寄孤島，抱節比田橫。已聞鼎命革，西望獨吞聲！」其當日眷懷君國之志，鬱而不申，可哀也已。

山寺中北風甚烈。讀放翁集，淚痕滿紙，令人心惻。最愛其「衣上征塵雜酒痕，遠遊無處不消魂。此身合是詩人未，細雨騎驢過劍門。」一絕，嘗作「劍門圖」懸壁間，翌日被香客竊去。

十一月十五日病臥「祇桓精舍」，仁山老檀越爲余言，秦淮馬湘蘭證果，事甚詳。近人但優作裙帶中語，而不知彼姝天生成佛也。

前雷有言：「人而不甘寂寞，何事不可爲。」「籠鷄有食湯刀近，野鶴無糧天地寬。」二

語，特爲今之名士痛下針砭耳。

瑪哈默德本麥加產，少時家貧，備於髮婦開池育家。開氏尙其爲人正直無私，遂嫁之，因而得廣交游。至埃及及敘利亞等地受猶太基督兩教感化，歸而隱退山中，靜坐思維，至四十歲始下山自立一教曰「於斯蘭」。『於斯蘭』者，譯言「服從」，倡宇宙一神論，著可蘭經。人間紅蓮花之上者，曰波疊。

伽摩 Gamma 者，印度情愛尊天，貌極端美，額上有金書，字迹不可辨，手持弓以箭幹爲之，蜜蜂聯比而成弦，持五矢，矢尖飾以同心花，謂得從五覺貫入心坎。腰間繫囊二，用麻布製之，實以凌零香屑。其旂畫海妖狀，相傳尊天曾鎮制海妖云。余曩隨婆羅門，大德行次摩俱羅山，於散陀那古廟得瞻禮一通。散陀那者，譯言「浪花」。

梵 士古代詩人，恆言手熱證癡情中沸，沙士比爾亦有句云：Give me your hand, this hand is moist, my lady-hot, hot, and moist. (Othello, Act III. Scene) 迦梨達舍 Kalidasa 梵士詩聖也。英吉利薩壇推之爲「天竺沙士比」爾讀其劇曲「沙君達羅」Sakontala。可以覘其流露矣。

『沙君達羅』英譯本有二：一 William Jones 譯，一 Morier Monier-Williams 譯，猶起信論有梁唐二譯也。

曩羈秣陵李道人爲余書泥金扇面曰：『文殊師利白佛言：世尊，何故名般若波羅蜜？』佛言：『般若波羅蜜。』二十四字。余許道人一畫於今十載，尙未報命，以余畫本無成法故耳。

娟娟偶於席上書絕句云：『維摩居士太猖狂，天女何來散妙香。自笑禪心如枯木，花枝相伴也無防。』謂是敬安和尙作。余曰：『和尙一時興致之語，非學吞針羅什也。』

十二月望日，行抵摩梨山，古寺黃梅，歲云暮矣。翌晨遇智周禪師於廚下，相對無言，但笑耳。師工近體，俱幽憶怨斷之音。寺壁有迦留陀夷尊者畫相，是章侯真跡。

『偈』卽梵音『伽佗』，唐言頌，譯云『孤起』。妙玄云：『不重。』頌名『孤起』亦曰『諷頌』。姚秦鳩摩羅什有贈沙門法和十偈，唐人多效之。阿耨鞞觀婆或輸盧迦波天竺但數字滿三十二，卽爲一偈，號『阿耨鞞觀婆』。『蘊馱南』者，此云集施頌，謂以少言攝集多義，施他誦持。

Spenserian Verse 云：「冒頭短章，古代希臘拉丁詩家優爲之，亦猶梵籍發凡之頌也。」

草堂寺維那叩余曰：「披髮以來，奚爲多憂生之歎耶？」余曰：「雖今出家，以情求道，是以憂耳。」

余年十七住虎山法雲寺，小樓三楹，朝雲推窗，暮雨捲簾，有泉，有茶，有筍，有竿，師傅居羊城，頻遣師兄饋余糖果，餅饅甚豐，囑余端居靜攝，毋事參方。後辭師東行五載，師傅圓寂，師兄不審行脚何方，賸余東飄西蕩，忽忽八年矣。偶與燕君言之，不覺淚下。

印度 Mahabharata, Ramayana 兩篇，閔麗淵雅，爲長篇敘事詩。歐洲治文學者，視爲鴻寶，猶 *Iliad*, *Odyssey* 二篇之於希臘也。此土尙無譯述，惟華嚴疏鈔中有云：「婆羅多書，羅摩延書，是其名稱，二詩於歐土早有譯本。」婆羅多書以梵土修君所譯最當，英儒馬格斯牟勒 Max Muller 序而行之，有見虎一文之咏。

印度氣候本分三季：熱季，雨季，涼季。昔者詩人好事，更分二閱月爲一季。歲共六季，曰：「伐散多」爲春季，曰：「佉離斯磨」爲夏季，曰：「縛舍」爲雨季，曰：「薩羅陀」爲秋季，曰：「

訶伊漫多」爲冬季，曰「嘶嘶邏」爲露季。

印度古代詩人，好以蓮花喻所歡，猶 Robert Burns 之 Red Red Rose 余嘗譯「頰頰赤薔薇」一首載潮音集。

波斯昔時才子盛以薔薇代意中人云。

中土蓮花僅紅白二色，產印度者，金黃藍紫諸色俱備，惟粉白者晝開夜合，花瓣可餐，諸花較中土產大數倍，有異香，經云「芬陀利」是已。

「涉江采芙蓉」芙蓉當譯 Lotus。或曰 Water-lily，非也。英人每譯作 Hibiscus，成木芙蓉矣。木芙蓉梵音「鉢羅波帝」。日中王夫人，取此花爲小名。

日本「尺八」狀類中土洞簫，聞傳自金人，其曲有名「春雨」，「陰深淒惘，余春雨絕句云：「春雨樓頭尺八簫，何時歸看浙江潮，芒鞋破鉢無人識，踏過櫻花第幾橋。」

雪君爲余言：「歐人有禮儀之接吻，(Conventional kiss) 有情愛之接吻。(Emotional kiss)」

梵語「比多」云父，「莽多」云母，「娑羅多」云兄弟，「先諦羅」云石女，「末陀」

云荷荷酒，「摩利迦」云次第花。以及東印度人呼水曰「鬱特」與英吉利語音義並同。

桐城方氏維儀，年十七寡居，教其姪以智，儼如人師，君子尙其志焉。其五律一章云：「孤幼歸甯養，雙親喪老年。衰容如斷柳，薄命似浮煙！詩調淒霜鬢，琴心咽凍天。蕭蕭居舊館，錯記是從前。」讀之想見其遭時多難也。

樓子師不知何許人，亦不知其名氏。一日偶游經福州路，於嶺商樓下整纜帶次，聞樓上某校書唱曲云：「汝既無心我便休。」忽然大悟，因號樓子焉。

黃仲則「如此星辰非昨夜，爲誰風露立終宵。」是相少情多人語。

士人稱荷人曰「敦」，猶言主也。華人亦效呼之，且習其劣俗。華人士生者曰「嘩嘩」，來自中土者曰「新客」。

梭羅爲首都，其會居焉。會出必以夜，喜以生花綴其身，畫眉傅粉，侍從甚盛，復有弓箭手。會子性揮霍，嗜博飲，妻妾以數十，喜策肥馬出行，傅粉塗脂，峨峨雲髻，狀若好女焉。會之嬖妾，皆席地臥起，得幸而有孕者，始得賜以牀褥。宮人每日給俸若干，使自操井臼。宮中見會，無論男女，皆裸上體，匍匐而前。會每一語畢，受命者必合掌禮拜，退時亦蛇行也。

余南巡瓜哇島二歲，茫茫天海，渺渺余懷，忽接太炎居士素書，兼其近作秋夜一章，知居士深於憂患矣。詩曰：「中原亂無家，被髮入蠻夷。忍詬既三歲，裘葛從之移。秋風起初夕，大火忽流西。登樓望舊鄉，天柱亦已頹。嗷詎徒爲爾，垂翼思于飛。誰言樂浪樂，四海無雞棲！安得窮石君，彈日淪溟池。草木焦以黃，桂樹猶萋萋。將非天帝醉，金版資東緹。夏氏竟何罪，種類將無遺！昔入瞻周道，中心猶憎悽；何況阻海波，咫尺不可躋！邦家既輻裂，文采復安施。先民固有作，終恐遭燔煨。癯憂亦奚濟，魚爛會有幾。及爾同沈淵，又恐罹蛟螭。願言息塵勞，無生以爲師！」

劉三工詩善飲，余畫文姬圖寄之。病蟬爲余題飛卿句云：「紅淚文姬洛水春，白頭蘇武天山雪。」劉三以六言三章見答曰：「白頭天山蘇武，紅淚洛水文姬，喜汝玉關深入，將安闕此胡兒東瀛吹簫乞者，笠子壓到眉梢。記得臨觴嗚咽，忽忽三日魂銷。「支那」音非「秦」轉，先見「婆羅多」詩，和尚而定國號，國無人焉可知！」又貽余絕句云：「早歲耽禪見性真，江山故宅獨槍神，擔經忽作圖南計，白馬投荒第二人！」時余有印度之行也。

泰西學子言：「西人以智性識物，東人以感情悟物。」

張憲崖山行云：「三宮銜壁國步絕，燭天炎火隨風滅。間關海道續螢光，力戰崖山猶一

決。」余恆誦之，曩畫崖山奇石壁圖，太炎居士爲錄陳元孝詩曰：「山木蕭蕭風更吹，兩崖雲雨至今悲。一聲杜宇啼荒殿，十載愁人拜古祠。海水有門分上下，江山無地限華夷。停舟我亦艱難日，愧向蒼苔讀舊碑！」風人之旨，令人黯然。

崇禎末年，流寇信急，上日夜憂勤，一夕遣內臣易服出禁，探聽民間消息，遇一測字者，因舉一友字詢之。測字者問：「何事？」曰：「國事。」測字者曰：「不佳，反賊早出頭矣！」急改口曰：「非此「友」字，乃「有」字。」曰：「更不佳，大明已去其半矣！」又改口曰：「非也，申酉之酉耳。」曰：「愈不佳，天子爲至尊，至尊已斬頭截脚矣！」內臣咋舌而還。

佛國記耶婆堤卽今爪哇，萬歷時華人至爪哇通商者，已衆，出入俱用元通錢，利息甚厚。而今日華僑人口，已達六十餘萬，自生自滅，竟不識祖國在何方！爪哇末里洞，有人造石山高數十丈，千餘年物矣；其中千竈萬洞，洞有石佛，紆迴曲折，層出無窮。所刻石像，較靈隱飛來峯爲精美；詢之山人，云此石山係華人所造；日噠水城，爲爪哇奇跡，亦中土人所建。黃子肅芳約余往遊，以病未果也。

塞典堡植物園，其宏富爲環球第一。有書藏，藏書二十餘萬，均是西籍，余以大乘起信論

寄之。

自巴利八版出石叻，途次多悲感。晦間見寄七律一章，溫柔敦厚，可與山谷詩並讀。詩云：「四載離懷感索居，似君南渡又年餘。未遺蹤跡人間世，稍慰平安海外書。向晚梅花纔數點，當頭明月滿前除。絕勝風景懷人地，回首江樓却不如！」後一年余經廣州留廣雅書院，一醉而去。抵日本，居士復追贈一律云：「五年別去驚初見，一醉殊辜萬里來。春事陰晴到寒食，故人風雨滿離杯。拈花衆裏吾多負，取鉢人間子未回。自有深深無量意，豈堪清淺說蓬萊。」居士有兼葭樓，余作風絮美人圖寄之。

日人稱人曰「某樣」，猶「某君」也。此音本西藏語，日人不知也。

英吉利語與華言音義並同者甚衆。康奈爾大學教授某君，欲彙而成書，余亦得數言以獻，如「費」曰「Fee」，「訴」曰「Sue」，「拖」曰「Tow」，「理性」曰「Reason」，「路」曰「Road」，「時辰」曰「Season」，「絲」曰「Silk」，「爸爸」曰「Papa」，「爹」曰「Daddy」，「媽媽」曰「Mamma」，「簿」曰「Book」，「香」曰「Scent」，「聖」曰「Saint」，「君」曰「King」，「蜜」曰「Melie」，「密漿」曰「Mead」，「麥」

曰「Malt」，「芒果」曰「Mango」，「禍」曰「Woe」，而外，雞鳴犬吠，均屬諧聲無論矣。海園湘南曹氏子，天賦詩才，不幸短命。十四歲工豔體，有仙氣，非壽徵；十九歲牧牛村外，失足溺死。余僅憶其「滴翠滿身彈竹露，落紅雙履印苔泥。樂譜暗翻金縷曲，食單親檢水晶糖。」數句而已。

相傳達摩至震旦，初入南海，有士人捧四書進，達摩以鼻嗅之，旋曰：「直是非而已。」

明末有童謠曰：「職方賤如狗，都督滿街走。」不圖今日滬上所見，亦復如是！

兵所以衛民，於此土反爲民害，真不祥之物也！方田今樂府有梳篦謠曰：「東家抱兒竄，西家挈婦奔，賊來猶可活，兵來愁殺人！況聞府帖下，大調土司兵，此物食且殘，千里無居民。掠人持作羹，折屋持作薪。莫言少爲貴，國威嘗見輕。無功害尙小，有功憂更深！問誰作俑者，必有林中丞。蕭條夔子國，城郭爲荆榛。賊如梳，兵如篦，穢穢來，更如荆。保甯賊未除，甯州賊又熾。買馬須快，劍須利，從今作賊無反計！」讀之令人扼腕撫膺。

余嘗託晦聞情如居士刊石印一方，文曰：「我本將心向明月，誰知明月照溝渠！」燕君謂我習慣未除，殆不識和尙之哀曲耶？

金堡祝髮後，居吾粵丹霞寺，著有偏行堂集。昔余行脚至紅梅驛，破寺龕傍，見手鈔濟歸和尙詩詞三卷，心竊愛之，想是行客暫爲寄存，余不敢攜去。猶記其貽吳梅村一律，大義凜然，想見其爲人矣。詩曰：「十郡名賢請自思，座中若箇是男兒。鼎湖難挽龍輅日，鴛水爭持牛耳時。哭盡冬青徒有淚，歌殘凝碧竟無詩。故陵麥飯誰澆取，贏得空堂酒滿卮。」當日名賢可知也。

舊約全書在紀元前四百五十八年及四百五十年間，伊薩羅氏所輯；千四百八十八年，意大利始刊行希布羅經典全集。

昔人賣子句云：「生猶如雛鳳，年荒值幾錢。此行須珍重，不比阿娘邊。」又女致母詩云：「挑燈含淚疊雲箋，萬里緘封寄可憐。爲問生身親阿母，賣兒還贖幾多錢。」兩詩真一字一淚也。

緬人惡俗極多，有種族號曰浸，居於僻野之山社。凡遇其父母年歲老者，築臺一座甚高，恭請老人登其上，而社中幼壯男女，相率而歌舞於臺下，老人從臺上和之；至老人樂極生狂，忘其在臺上而歌舞，跌下身死，則以火焚葬之。謂老人得天神之召，爲莫大之榮幸云。

余至中印度時，僭二三法侶居芒錫山寺中。山中多果樹，余每日啖果物五六十枚，將及一月，私心竊喜，謂今後吾可不食人間煙火矣。惟是六日一方便，便時極苦，後得痢疾，乃知去道尚遠，機緣未至耳。

「山齋飯罷渾無事，滿鉢擎來盡落花。」此境不足爲外人道矣。

趙伯先少有澄清天下之志，余教習江南陸軍小學時，伯先爲新軍第三標標統，余每次過從，必命兵士攜壺購板鴨紹酒。伯先豪於飲，既醉則按劍高歌於風吹細柳之下，或相與馳騁於龍蟠虎踞之間。余作畫情劄三爲題定庵絕句贈之曰：「絕域從軍意惘然，東南幽恨滿詞箋。一簫一劍生平志，負盡狂名十五年。」

春序將謝，細雨廉纖，展誦拜倫詩：“What is wealth, as it to me, may pass in an hour.” 卽杜甫「富貴於我如浮雲」句也。“Comprehended for, without transformation, Men become wolves on any slight occasion.” 卽陶潛「多謝諸少年，相知不忠厚。意氣傾人命，離隔復何有」句也。“As those who dote on odours pluck the flowers, and place them on their breast, but place to die.” 卽李嘉祐「花開昔日黃鸝轉，妾向

青樓已生怨。花落黃鸝不復來。妾老君心亦應變。句也。末二截詞直怨深，十方同感。

世說南陽宗世林與曹操同時，而薄其爲人，不與之交。及操作司空，總朝政，從客問宗曰：「可以交未？」答曰：「松柏之志猶存。」香山句云：「乃知擇交難，須有知人明，莫將山上松，結託水上萍。」今之所謂名士者，讀此當何如！

「豔女皆妒色，靜女獨檢蹤。任禮恥任妝，嫁德不嫁容。君子易求聘，小人難自從。此志誰與諒，琴絃幽韻重。」此孟郊靜女吟也。今者吾國女子，崇尚高乳細腰，羨慕婚姻自由者，將書諸紳可耳。

英人詩句，以師梨最奇詭，而兼流麗。嘗譯其含羞草一篇，峻潔無倫，其詩蓋合中土義山長吉而鎔冶之者。曩者英吉利蓮花女士，以師梨詩選，腰英領事佛子，佛子持贈哲夫，哲夫遂贈於余。太炎居士書其端曰：「師梨所作詩，於西方最爲妍麗，猶此土有義山也。其贈者亦女子，展轉移被爲曼殊閻黎所得。或因是懸想提惟，惟與佛弟難陀同徹，於曼殊爲禍爲福，未可知也。」云云。

作「寒山圖」錄寒山詩曰：「閑步訪高僧，煙山萬萬層。師親指歸路，月挂一輪燈。」

廢寺無僧，時聽墮葉，參以寒蟲斷續之聲。乃憶十四歲時，隨母氏羈逗子，有女郎手書丹霞詩箋，以紅線繫蜻蜓背上，使飛入余窗，意似憐余蹭蹬也者。詩曰：『青陽啓佳時，白日麗陽谷。新碧映郊坳，芳蕤綴林木。輕露養篁榮，和風送芥馥。密葉結重陰，繁華繞四屋。萬彙皆專與，嗟我守筇獨。故居久不歸，庭草爲誰綠？覽物歎離羣，何以慰心曲！』

寄劉三百門二絕：『玉砌孤行夜有聲，美人淚眼尙分明。莫愁此夕情何限，指點荒煙鎖石城。』『生天成佛我何能，幽夢無憑恨不勝！多謝劉三問消息，尙留微命作詩僧！』

譚嗣同寥天一閣文集中，古意兩章甚佳。詩曰：『磷磷日照鴛鴦瓦，姑射仙人住其下，素手閒調雁柱箏，花雨空向湘絃灑。』『六幅瀟湘曳畫裙，珠簾垂地暗香凝，春風不動繩轡索，獨上紅樓第一層。』

拜輪詩選自序

去秋白雲大學教授法蘭居士，游秣陵，會衲於祇桓精舍。譚及英人近譯大乘起信論，以爲破碎過甚。衲喟然歎曰：『譯事固難，況譯以英文，首尾負竭，不稱其意，滋無論矣。又其卷端，

謂馬鳴此論同符景教。嗚呼，是烏足以語大乘者哉！居士屬納爲購法苑珠林，版久蠹蝕，無以應其求也。納語居士：「震旦萬事譎墜，豈復如昔時所稱天國（Celestial Empire）亦將爲印度，巴比倫，埃及，希臘之繼耳！」此語思之，常有餘恫。比自秣陵遊歸將母，病起胸膈，搦筆譯拜輪去國行，大海，哀希臘三篇，善哉拜倫以詩人去國之憂，寄之吟詠，謀人家國，功成不居，雖與日月爭光，可也！嘗謂詩歌之美，在乎氣體，然其情思幻渺，抑亦十方同感，如納舊譯類頌赤牆靡，去燕，冬日，答美人贈東髮磁帶詩數章，可爲證已。古詩：「思君令人老，一英譯作，「To think of you makes me old」辭氣相副，正難再得。若小雅：「昔我往矣，楊柳依依。今我來思，雨雪霏霏。」行道遲遲，載渴載饑，我心傷悲，莫知我哀！」譯如：

“At first, when we set out,

The willows were fresh and green;

Now, when we shall be returning,

The snow will be falling in clouds.

Long and tedious will be our marching;

We shall hunger: we shall thirst.

Our hearts are wounded with grief,

And no one knows our sadness."

又陳陶 隴西行，誓掃匈奴不顧身，五千貂錦 喪胡塵，可憐無定河 邊骨，猶是春園夢 裏人！

"They swore the Huns should perish: they would die if needs they must,

And now five thousand, sable-clad, have bit the Tartar dust.

Along the river bank their bones lie scattered where they may,

But still their forms in dreams arise to fair ones far away."

願視元文，猶不相及。自餘譯者，澆淳散朴，損益任情，甯足以勝鞅壽之任！今譯是篇，按文切理，語無增飾，陳義 悱惻，事辭 相稱。世有作者，亦將有感乎斯文？光緒 三十二年 佛從 多羅 夜登陵 奢 天下 還日，曼殊 序於 太平 洋舟 中。

文學因緣序

先是在香港讀 Candlin 師所譯葬花詩，詞氣淒泊，語無增減，若法譯離經琵琶行諸篇，雅麗遠遜原作。夫文章構造，各自含英，有如吾粵木棉素馨，遷地弗爲良，況歌詩之美，在乎節族長短之間，慮非譯意所能盡也。衲謂文詞簡麗相俱者，莫若梵文，漢文次之，歐洲番書，瞠乎後矣。漢譯經文，若輸盧迦，均自然綴合，無失彼此。蓋梵漢字體，俱甚茂密，而梵文八轉十羅，微妙瑰琦，斯梵章所以爲天書也。今吾漢土末世昌披，文事弛淪久矣，大漢天聲，其真絕耶？比隨慈母至逗子海濱，山容幽寂，時見殘英雜樹，偶錄皇編，閩江諸友，願爲之刊行，得毋靈府有難塵泊者哉？曩見 James Legge 博士譯述詩經全部，其靜女雄雉漢廣數篇，與 Middle Kingdom 所載不同；谷風鵲巢兩篇，又與 Francis Davis 所譯少異，今各錄數篇，以證同異。伯夷叔齊采薇懿氏絲擊壤飯牛歌百里奚妻琴歌箕子麥秀歌篋篋引宋城者，謳古詩『行行重行行』及杜詩『國破山河在』等，亦係 Legge 所譯。李白『春日醉起言志』子夜吳歌杜甫『佳人』班固『怨歌行』王昌齡『閨怨』張籍『節婦吟』文文山『正氣歌』等，係 Ciles 所譯。采茶詞亦見 Williams 所著 The Middle Kingdom，係 Mercer 學士所譯。其餘散見羣籍，都無傳譯者名。尚有山中問答玉階怨贈汪倫數首，今俱不復記憶，畏友仲子嘗論『不知

心恨誰」句，英譯微嫌薄弱，納謂第以此土人譯作英語，恐彌不逮，是猶倭人之漢譯，其蹇澀殊出意表也。又如「長安一片月」尤屬難譯，今英譯亦略得意趣。友人君武譯拜倫哀希臘詩，亦宛轉不離原意，惟稍遜新小說所載二章，蓋稍失靈豪耳。顧歐人譯李白詩不可多得，猶此士之於Byron也。其留別雅典女郎四章，則故友譯自Byron集中沙恭達羅者。Sakontala 印度先聖毗舍密多羅 Visvanta 女，莊豔絕倫。後此詩聖迦梨陀婆 Kalidasa 作 Sakontala 劇，出紀無能勝王 Dusyanta 與沙恭達羅 慕戀事，百靈光怪。千七百八十九年，Williams Jones (威林留印度十二年，歐人習梵文之先登者) 始譯以英文，傳至德 Goethe 見之驚歎，難爲譬說，遂爲之頌，則沙恭達羅 一章是也。Pastwick 譯爲英文，納重參譯，感慨繫之。印度爲哲學文物源淵，俯視希臘，誠後進耳。其摩訶婆羅多 Mahabharata 羅摩衍那 Ramayana 二章，納謂中土名著，雖孔雀東南飛，北征南山諸什，亦遜彼閩美。而今極目五天，荒邱殘照，憶昔舟經錫蘭，憑弔斷塔頽垣，悽然淚下，有「恆河落日千山碧，王金號風萬木煙」句，不亦重可哀耶。曼殊。

雙杯記敘

燕子山僧案爛柯山人此著來意，實紀亡友何靡施性情遭際，從頭至尾，無一生砌之筆，所謂無限傷心，卻不作態，而微詞正義，又豈甘爲何子一人造狎語邪？夫士君子惟恐修名不立，願爲嬰嬰婉婉者損其天年，奚獨何子？殆亦言者一往情深，勸懲垂誡焉耳。若夫東家之子，三五年，飄香曳裙之姿，掩袖迴眸之豔，羅帶銀鈎，綃巾紅淚，簾外芭蕉之雨，陌頭楊柳之煙，人生好夢，儘逐春風，是亦難言者矣。迺書記鬪鬪，鑲翡翠以爲牀，拗珊瑚而作筆，寶鼎香消，寫流魂於異域，月華如水，聽墮葉於行宮，故宅江山，梨花雲夢，燕子山中，淚眼更誰愁似我？小真山下，手持寒錫弔才人，欲結同心，天涯何許？不獨秋風鳴鳥，聞者生哀也已。甲寅七月七日。

畫跋

晦聞居士客余於藏書樓，寒風蕭瑟，落葉打肩。居士命畫，作此畫之。居士得母有夕陽無限好之感耶？

癸卯參拜衡山，登祝融峯，俯視湘流明滅。昔黃龍大師登峨嵋絕頂，仰天長歎曰：「身到此間，無可言說，惟有放聲恸哭，足以酬之耳。」今衲亦作如是觀。入夜宿雨華菴，老僧索畫，忽

憶天然和尚詩云：「悵望湖州未敢歸，故園楊柳欲依依。忍看國破先離俗，但道親存便返扉。萬里飄蓬雙布履，十年回首一僧衣。悲歡話盡寒山在，殘雪孤峯望晚暉。」卽寫此贈之。

甲辰由暹羅之錫蘭，見崑崙落日，因憶法顯玄奘諸公，跋涉艱險，以臨斯土，而遊蹤所經，均成往迹。余以繫身情網，殊悔蹉跎。今將西入印度，佩珊與余最親愛者也，屬余作圖，適劉三贈余詩云：「早歲耽禪見性真，江山故宅獨愴神。擔經忽作闍南計，白馬投荒第二人。」因畫此留別。嗚呼，異日同赴靈山會耳。

昔人出山海關詩，有「馬後桃花馬前雪，教人那得不回頭。」句，然稍陷柔弱。嗣同仁者潼關詩云：「終古高雲簇此城，秋風吹散馬蹄聲。河流大野猶嫌束，山入潼關不解平。」余常誦之。今奉慈母移居村舍，殘冬短晷，朔風號林，吾姊榎本榮子屬畫，泚筆成此。

貽天笑百助女史小影片

「無量春愁無量恨，一時都向指間鳴。我已袈裟全溼透，那堪重聽割雞箏。」又詞云：「樓上玉笙吹徹，白霧冷飛瓊珮。黛淺含顰，香殘棲夢，子規啼月。」揚州往事荒涼，有多少愁

蔡思結，燕語空梁，鷗盟寒渚，畫閣飄雪。」余嘗作靜女調箏圖，爲題二十八字，并錄雲林高士柳梢青一闕，以博百助女史一粲。日來雪深風急，念諸故人，驚飄風泊，柄本工愁，云何不感！故重書之，奉寄天笑足下。

談劇

余羈滬，向不觀新劇。嘗被校書輩，強余往觀新舞臺，拿坡崙之齣，節湊支離，茫無神彩；新劇不昌，亦宜然矣。前數年，東京留學者，創春柳社，以提倡新劇自命，曾演黑奴籲天錄、茶花女、遺事、新蝶夢、血衣生、相憐，諸劇，都屬幼稚，無甚可觀，兼時作齷劣語句，蓋多浮燥少年，囂入耳。今海上梨園所排新戲，俱漫衍成篇，間有動人之處，亦斷章取義而已，於世道人心，何補毫末？約翰書院某君，爲余言，青年會有精通英吉利語數君，近亦知略習莎士比劇曲，將於此土演而行之。余曰：「亦誠善哉，第不知數君將以原文演唱，抑譯而出之耶？二者都非其時也。何則？一以國人未嘗涉獵域外文學風化，二無善智識如日本坪內雄藏耳。坪內生平究心莎士比之學，且優於文字者也。余肄業早稻田大學，坪爲余教授，又嘗觀其演丹麥國皇子威烈德一

劇於帝國劇場；此爲莎士悲劇，畏廬居士所譯吟，邊燕語，鬼詔一則，其梗概也。夫以博學多情如坪內，尙不能如松雪畫馬，得其神駿，遑論淺嘗者哉？若謂如歐美人士，建設莎士學會，專攻其業，余有厚望焉。滬上聞改良新劇之聲久矣；然其所謂社會教育，果安在哉？迹彼心情，毋亦以佈景胡裝，兼淺學諸生，抄自東籍諸新名辭，爲改良耳；於導世誘民之本旨何與焉？世衰道微，余實爲歎！